

Issue 35 | INDIGENOUS
SIGHT
| IPCF雜誌 |



交棒

尋找身體感

taSilotor : komi:im ray basang
ka hin'azem



rako a vatvatek : pangaktoktowan no mitarek a itetngehan

展開跨族群的深度對話

o mapiamoamowen so iweywawalam no tao am, kabledbedan ya vazay no tao siciakoa ya. ipatak o makdeng a iweywawalam do pikaililian no yancomin a macita da no malalavayo a tao am, o ya mivazay do 《原視界》 a toa am, da ciraraen o tao do ili a ya omononong do vazay, ipakatopos da no malalavayo a tao so macikepkep jira kavakavatanen do ili.

kakzeben o karo no tomita so 《原視界》 a vakong am, da nicirara o 賽夏族 a isocia mingarang si hewen a ta:in tawtawazay, nimangay do Kazingko do ili no Amis do 太巴壠, a macinanao a mitanatana, ipakacita so mitarek a ipipinapinan a iweywawalam no yancomin, da ipanci do jia o pangaktoktowan no mitarek a vazay no itetngehan. do ipipinapinan no yancomin am, makdeng o mitanatana a mamareng so vaanga aka no pepraranom, o ipitanatana no Amis aka no Tao do Pognso am, raro o mitarek so pipeypangayan, o tao do Pongso am, pitareken o kakanan no mavakes aka no mahakay. do iweywawalan namen a tao do Pongso am, no mavitos rana o apiavehan am, apwen rana o ka pitanatana no mahakay; do iweywawalam no Amis am, mavakes o mitanatana, am ji miangay o pakapiaen no mavakes aka no mahakay, do kabledbedan no adan a ipipinapinan no Amis am, o mavakes am, kalovotan da inyapowan no mipinapinan a tao.

kakzeben o kapacinadnad da masinananao no malalavayo a ato am, ko ipanci jinyo a malalavayo mangakakteh am, masanib a maciamizing do rarakeh aka pacilovot do kaylian a macinanao do cicirawat no kakoa. Ipakatopos do pimasawdan no ineypapo aka no pangaktoktowan a topos do kataotao, to macilolo o ka pipakatkak no panakenakeman a ikapia no onowned do araraw.

傳統文化的保存是每個時代、各個族群都可能面臨到的問題。過去為了將部落珍貴、美好的文化知識分享給年輕族人，《原視界》團隊積極深入各個角落，邀請族人訴說關於他們與部落的故事，讓下一代多一條管道認識自己家鄉的文化與故事。

為擴大議題影響力，本期《原視界》提出新的企劃構想，邀請賽夏族的青年藝術創作者 hewen a ta:in tawtawazay，到阿美族太巴壠部落學習製作傳統阿美陶，除了讓大家看見不同族群的美學觀點，也讓賽夏族與阿美族人的藝術家互相碰撞出更多精彩的火花。尤其，陶藝捏製文化在許多原住民族部落都扮演重要的角色。以我的印象，阿美族的捏陶文化就與我所處的達悟族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，其中最特別的就是製陶的性別哲學。有別於達悟族的部落主要由男性在每年飛魚祭結束、進入東北季風的8月後會開始陶土創作；阿美陶多由女性來製作，這不僅呈現出不同的藝術美感，也展現阿美族的文化原貌——女性是所有創造者的母親。

為開展更多跨文化的交流機會，我鼓勵年輕族人在了解自己的文化時，不只是透過網路找資料，也可以藉由探訪親友、參與部落活動等行動，安排時間實際回到部落。不只能更深入地認識部落的生活哲學，我相信也會開始轉換心境，學習如何好好地過每一天。

Panirsirngen do yanbonkay
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
基金會董事長

瑪拉歐斯
Maras

世界

INDIGENOUS SIGHT

Issue

35

發行單位：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

發行人：Maraos 瑪拉歐斯

總編輯：Magaitan 瑪蓋丹

統籌：孫琳鳳、希給·梧梅

編輯執行：曾瓊慧 Lovenose、賴星羽 Bali

美術統籌：賴星羽 Bali

地址：11573 臺北市南港區重陽路120號5樓

電話：02-2788-1600 / 0800-581-600

傳真：02-2788-1500

E-mail：ipcfservice@mail.ipcf.org.tw

編輯製作：今周刊代編部

統籌：羅景馨

文編：郭柏均、田俚聿

文字：郭柏均、邱睦容

攝影：林靜怡

美術編：張為舜

插畫：林家棟

族語翻譯：馬月琴（達悟族）、蔡麗綉（邵族）

hewen a ta'in tawtawazay（賽夏族）

地址：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一段96號8樓

電話：02-2581-6196#336

傳真：02-2531-6433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／未經本會書面同意，請勿轉載。雜誌內所有言論與撰述均不代表本會立場。中華郵政臺北雜字第2064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ISSN：2313-111X

從原住民族的角度看世界
圖文好看線上版 ▶



01

rako a vatvatek :
pangaktoktowan no mitarek
a itetngehan

展開跨族群的深度對話

10

步步解鎖阿美陶

22

以陶破冰
拉近跨族群、跨文化的距離

06

跟著
hewen a ta:in tawtawazay
向阿美族學製陶

08

阿美陶 從太巴塢說起

14

賽夏人怎麼看阿美陶？

18

捏陶壺捏陶壺 捏捏捏

26

開窯啦！
大功告成接著採野菜

30

不認輸、不會停
繼續走我的路

交棒>>

阿美族傳統

taSilotor: komi:im ray basang ka hin'azem

我們玩過兒童遊戲場的沙坑、

曾在學校美勞課手捏黏土，也在海灘堆沙堡，

稀鬆平常的「捏土」樂趣，

卻是阿美族即將消逝的傳統文化。

千百年前，阿美族人利用天然泥土製作器皿。

家家戶戶需要的器具、祭杯
會在年僅一次的檔期中完成。

但在便利的塑膠製品出現後，陶漸漸遭到淘汰，

僅剩下少數阿美族人還保有製陶的傳統技術，
陶器的形象也轉為工藝與收藏用途。



註：taSiIotor: komi:im ray basang ka hin' azem，
賽夏族語「傳承：尋找身體的感受」之意。

本期《原視界》

邀請賽夏族青年 hewen a ta'in tawtawazay,

到太巴塢部落學習阿美陶文化。

究竟阿美陶技藝的失傳危機，
對陶相關文獻紀錄為0的賽夏族
能引發什麼樣的共感？

hewen 又會在這趟旅程獲得什麼啟發呢？

跟著

hewen a ta:in tawtawazay

向阿美族
學製陶

hewen a ta:in
tawtawazay

豆官臻

GO!



2020年Pulima藝術獎

2020年Pulima藝術獎



2020年Pulima藝術獎

我是豆官臻、hewen a ta'in tawtawazay, 苗栗賽夏族人, 我的族名花了兩年(2018-2020)的時間找回來。媽媽是客家人, 爸爸來自苗栗南庄北, 我總自稱是半路被祖靈認出的賽夏孩子。小時候對族群文化不熟悉, 也沒有族群意識, 直到離開家鄉因身邊同儕的提問, 才覺察到一些根本問題——賽夏是什麼族群? 我的祖先從哪來? 而我又是誰? 進而發展出創作計畫《lohizaw越山: 重返賽夏遷移路徑》, 以追尋家族故事為開端, 進入苗栗南庄與鄉潭淺山地帶找尋過往祖先走過的遷移路徑, 是個不斷找脈絡的過程。目前持續努力學習族語、賽夏編織, 以及參與族群文化事務。

收到能到阿美族部落學習的邀請非常興奮, 一直以來我對於原住民議題或文化的認識大多來自文獻、展演活動、研討會等, 很少有機會可以到其他部落深入了解; 也因自己投入文化學習, 更好奇其他族群面對類似課題的處理方式是什麼? 過去我曾接觸排灣族新香蘭部落, 當時因個人創作到部落交流, 認識在地青年和青年會, 賽夏沒有階級制度, 所以青年會制度讓我思考不同族群的運作脈絡, 進而了解不同的民族性與文化發展。對我而言, 更能建構對自我的認知。

製陶, 剛好是目前在心中悄悄浮現對族群文化的疑問, 因近期關注賽夏與考古的關係, 發現過去從未聽過老人家提及賽夏有製陶技術, 也未有相關陶製品的古物或考古遺跡。過去賽夏經常使用的生活器皿大多是植物製成, 例如竹杯、竹碗、木碗, 或是以葉子包裝, 祭器也大多是竹製品。近代由於賽夏漢化較早, 透過貿易交換取得外來的陶製品、金屬製品也相對容易, 因此我對賽夏製陶的理解少之又少, 甚至我們的族語沒有「陶土」這個詞。這是否跟我們居住環境沒有適合製陶的土質有關? 或是過去曾有製陶技術, 只是近代失傳? 這些是我心中的提問, 有待未來能步步找到解答。

我非常期待這趟旅程, 不僅是學習阿美製陶, 也是很好的機會了解阿美族文化、知識與族群智慧, 以及對花蓮光復的認識, 因為過往只是到這裡觀光, 對這裡的想像非常淺薄。另一方面, 我對阿美族的野菜知識也非常好奇, 這幾年進入山林走訪, 對山林環境的知識正慢慢建構中, 期待能一窺阿美族的山林文化、植物運用, 乃至生活價值觀。能一探部落當地青年的發展, 甚至有機會進一步了解部落的發展現況、當前所面臨的課題, 這些參照都值得學習與反思。總之, 面對一切新的事物, 我抱持開放與期待的心。



阿美陶

從太巴塌說起



73歲的 Afo' Olaw 李玉葵
瑪武拉外工作室首席老師

阿美製陶文化傳承者

在 Afo' 小時候，性格嚴厲的 ina 總會呼喚他做各種家事。小學二年級就要頭頂著好幾公斤重的陶壺，走好遠的路去湧泉挑水，或是幫忙 ina 從做陶用的黑土裡挑出雜草和小石。唯獨 ina 和鄰居一起在捏製各種陶器時，是少數孩子不會被叫去幫忙的時刻，甚至大人們還會揮手支開孩子，叫小朋友不要在旁邊礙事。但就算沒參與其中，Afo' 的眼睛也把那些手勢和拍打的動作牢牢記在心中。

幾十年過去，Afo' 成為有3個孩子的 ina。小時候挑水、蒸紅糯米、喝酒的陶器早已破損，一一被鋁製品、塑膠、玻璃器皿取代，粉橘色的陶器一度在部落消失。直到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，天災鉅變在 Afo' 心中留下創傷，他必須尋求轉移注意力的事物。恰巧這時他遇到在花蓮縣立太巴塌國民小學教陶、從事陶藝創作的老師洪明德，在向洪老師學陶的過程中，Afo' 逐漸拾回孩提時代看著部落 ina 們製陶的記憶，而那些陶器與技藝，正是記載在各式文獻、但卻消失已久的「阿美陶」。

阿美族語的「媽媽」。

「阿美陶」，顧名思義為阿美族製作的陶器，分為生活用具和祭祀禮器兩大類。前者包含水壺、飯鍋、陶甌、酒瓶等，每一樣陶器都有專屬的功能；後者指祭祀用的祭杯，在祝禱場合用來禮敬神靈和祖先的酒杯。阿美陶的製作者多數為女性，一年只製陶 1 次，製陶時間約落在二期稻作的秧苗插下後、稻穀收割前，過程包含採土、過濾雜質、練土、捏製、燒製等步驟，製陶期大約 1 週。由於耗費時間長、所需人力多，因此婦女們會趁農閒時刻製作家裡需要的各種器皿，以自用為主，若有多余的才和其他部落交換。

隨著鋁製品普及，太巴塢部落在 1960 年代後已不自製陶器，阿美陶險些被埋沒在歷史的洪流。所幸曾接觸到末代製陶的 Afo'，一邊憑藉小時候的記憶，一邊至豐濱部落學習，不僅將過去製陶的步驟一一找回來，也成立

Mao'laway，阿美族語「古老的」的意思。

「瑪武拉外工作室」，要將阿美陶傳承下去。



擅於將製陶與烘焙連結，
烘焙高手，

Today Payrang，不遠千里

Afo' 的孫子

Afo' 的先生

Kimsoy Loh, 孫養男

不遠千里而來
一盤餅專 烘四不



阿美陶



取土

一行人偕同磚窯廠老闆*到 Sado（砂荖部落）的礦場取土。取土地點是一片凹下去的窪地，Afo' 說，「眼前的凹地是這幾十年來因為磚窯廠取土煉磚而挖空的，因此我們取的土會更接近地表，更黏、更純。」

*取土地點所有權屬於磚窯廠，老闆開放讓 Afo' 取製陶用的土。每次取土，Afo' 都會邀請老闆一同出席。

在取土之前必須先祝禱，Afo' 準備 2 杯米酒、3 顆檳榔、3 根菸，並以族語向天神、地神、山神、祖先說明我們的來意是要傳承祖先的智慧，請不要害我們。祝禱詞念完後，Afo' 先以手指指尖沾酒，向 3 個方向輕點，接著點菸並夾在草葉上，過一會兒再將酒倒入土中。

祝禱完畢後才動鏟取土，僅取預計製陶的土量。將土裝袋後的回程，Afo' 分給每個人 1 顆小石頭，叮嚀下山後邊唸自己的名字，邊說「我們要回去了」，再把石頭丟掉，「這樣山上的魂魄才不會一直跟著。」Afo' 補充。

上一代是在 Atomo（阿陶模部落）取土，從取土、曬乾、篩土到燒製，所有步驟都會在 Afo' 家的田邊完成。後來改至 Sado 是因磚窯場開採，其土質更適合製陶。

挑雜質·過篩

取回來的土曬乾後會結成塊狀，要先將乾燥的土塊鋪平在地面，以鐵鎚逐一敲碎。以前沒有鐵鎚，是用河床的石頭敲擊，因此家家戶戶都有存放專門用來敲土塊的石頭喔！



土塊敲碎後，原先藏在土內的雜質顯露，通常是草根、落葉和貝殼等異物。挑雜質看似簡單卻非常耗時，若不在這個時候將異物挑出，捏製好的陶在加熱的過程會膨脹，雜質容易讓作品裂開，甚至波及到其他作品，因此要仔細處理。以前老人家會圍坐在一起挑土，當天沒挑完，隔天還會繼續。等挑完雜質、只剩下土的時候，再用「篩子」* 篩土，確保土質乾淨，留下最細緻的砂土。

挑雜質是唯一長輩們會讓小孩子參與的環節，Afo' 記得小時候曾經幫忙過，但一旦挑完雜質，開始練土和捏製時，小孩子就會被趕到一邊。

* 以前是用竹編的篩子。



再怎麼仔細過篩還是有漏網之魚，因此長輩們會同時做兩個器具，以防其中一個裂開。畢竟要是製陶失敗，接下來一整年都少了湯鍋，那可就不好了。

練土

用篩子過篩後，接著是練土。在砂丘的尖端中間挖一個洞並注入水，水必須慢慢地加，不能過濕，要加多少水量完全是憑經驗，靠著手感受。砂土和水成泥塊狀，接著用手緩緩推揉，讓土團緊實。稍微緊實後，再用酒瓶捶打或上下拋擲土團，以達到光滑密實的狀態。



起初手掌容易黏滿泥塊碎屑，但在練土過程泥塊會逐漸成團，當土團的孔洞越來越小、摸起來完全不黏手，或是輕輕一摸土團表面細紋就能撫平時，表示練土完成，這些土團就能製陶。但若想要做更大型的作品，可以加入河裡的沙子，沙子會增加支撐性，能防止燒製過程的劇烈收縮，讓陶器更耐燒。



如果沒有要立刻捏製，土團可以放進夾鏈袋中保濕*。
Foday 說明，這就像是養土，而且放一陣子的土團更好用，他平時也會練土當作備料。

*傳統是用香蕉葉包起來。



捏製練習

第一次的捏製，Afo' 讓 hewen 從小東西「陶珠」做起。試做的陶珠約手指指節大小，形狀有紡錘、球型、長條，也可以把土包覆在葉梗上，利用葉梗的弧度做出帶有彎度的陶珠，自由發揮即可。這些陶珠可以串成項鍊、手環等裝飾品。



從土團抓取適量的土，再用雙手手掌揉出想要的形狀，並以器具刻出圖紋。Afo' 使用的器具如吸管、原子筆、竹籤、刮刀等，而 Afo' 也教了幾種傳統的阿美族圖紋——海浪、母愛、羽毛、和諧等，讓 hewen 刻在自己的陶珠上。



Afo' 示範作品



hewen練習作品

賽夏人

怎麼看阿美陶？

是什麼樣的契機，讓你決定返鄉學習文化？



在 2014 年我大學三年級，第一次回部落參加 paSta'ay，真的是一記當頭棒喝。當天 6 點開始歌舞，我一個人坐在祭場旁的觀光客休息區，身上帶著奶奶留給我的族服，但我完全不敢把族服拿出來穿。我知道下去跳舞要穿族服，但問題在於我連如何下去跳舞都不曉得，我只敢和觀光客坐在一起，看著大家跳舞，因為我覺得配不上這身族服。當時我自問：「我真的可以成為賽夏族嗎？」

在那次 paSta'ay 後，我會趁著假日回部落閒晃，沒有目的做一點田調。但讓我回部落認識文化的關鍵是 2017 年爸爸去世，接著百日內我奶奶也走了。在那個時間點，我想要找回自己的族名，但家裡已經沒有人可以問了，後來我去找親戚，但爸爸那一輩也沒有人了解家族史，我只好一一拜訪部落的耆老，追尋豆家的遷移史。其實在爸爸生前我們就聊過，他規劃退休後要回部落做點什麼，只是最後來不及。後來我很後設地想，爸爸的離開，應該是他把他要走的路留給我走完。

過去有哪些跟製陶相關的經驗或記憶？



過去製陶的經驗是在大學的陶藝課，基本的練土和塑形都有做過。但最巧的是，在接到這次的邀請前，部落剛好在向天湖附近發現產黏土的地方，老人家們開始好奇：「賽夏為什麼沒有製陶？」所以在來花蓮之前，我有先訪談部落耆老和製陶相關的事情，結果有 1 位 80 歲的老人家曾經看過奶奶製陶，因為只有採集到 1 位的資訊，還不能斷定是不是個案。不過賽夏的族語裡確實有和陶器相關的詞彙，像 lese: 是黏土、towih 是口徑較小的陶甕，用來釀酒、kako 是口徑較大的陶甕，用來醃菜，所以耆老推測應該是有過製陶的文化，不然怎麼會有這些詞彙？只是可能在遷徙、漢化的過程逐漸消失了。

對於今天和阿美陶第一次接觸的想法？



觀察到阿美陶和賽夏有 2 個相異和 1 個共通之處。相異的部分一個是祭品，阿美族在取土儀式前的祭祀會準備 3 份祭品，

但在賽夏只會有 1 份，對於賽夏來說，另外一個世界是相反的，所以我們給得少，對祖先來說就是「多」，反之我們若給得多，祂們反而會覺得我們是吝嗇的；另一個是土質的觀察，我曾和賽夏耆老採過向天湖的土，向天湖的土很容易就氧化變色，但阿美這邊的土卻不會。

共通的地方是傳統文化都像「祖先給的功課」，完全在考驗心性。製陶前的篩土就像是織布前的準備——採集苧麻、刮苧麻、捻線都是很繁複的步驟；接著到整經、上機、開始織作，若是做錯一個步驟，當下是不會知道的，要織到某個階段發現圖紋不對後，才知道前面有出錯，這時候就會很後悔「為什麼整經時沒好好整！」這一點和雜質沒挑乾淨，導致陶器爆裂的懊悔很像。

今天初步動手捏陶做出成品有什麼感覺？



練土因為有老師們帶著，所以沒遇到什麼困難，可以想像未來自己做的時候，濕度的掌控應該是要注意的部分。捏製練習時，Afo' 先讓我從捏陶珠開始，從大一點的開始慢慢做到小的，可以感覺到困難度增加。我自己有額外做 1 個祭杯，雖然在賽夏沒有「祭杯」這個名詞，只有敬酒用的酒杯，但我現在做與族群相關的事情時，也習慣會倒酒給祖先，所以才想做 1 個杯子。

賽夏族有類似於阿美陶曾經消失、現在正在復振的文化嗎？



我們有一個「淨溪祭」，族人在差不多 3、4 月時不捕魚、不狩獵，類似復育環境的行為。這個

祭儀已經斷層 30 年，今年是復振的第三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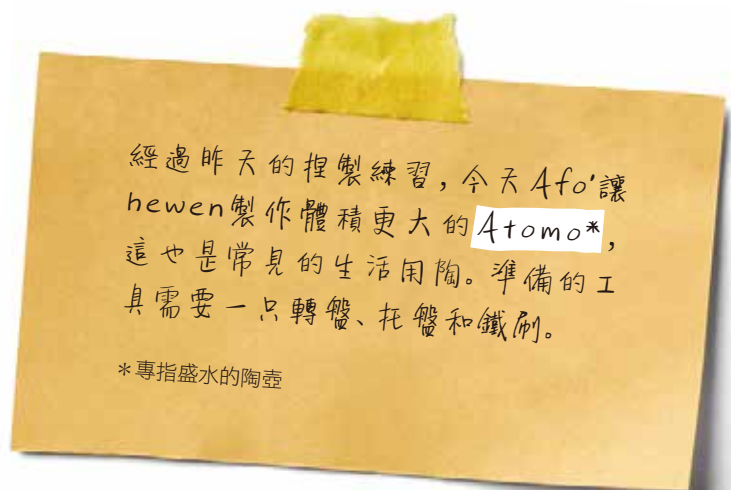
祭儀一開始會有「河邊會談」，長老們聚在一起討論公共事務，會談後會對河流、大地做祈福祭告的儀式，最後集體整理河流，讓魚蝦有比較好的生活環境，結束後族人一同用餐，總時間大約半天左右。不過嚴格說起來，以前的淨溪祭不像現在那麼活動性質，過去大家知道這是要讓萬物繁衍的時期，淨溪會持續一段時間，現在初步的努力就是把文化內涵慢慢找回來。







捏陶壺



取出適量的土，並且上下拋擲土團，把空氣打出來。緊接著開始捏製，把土團放在手或轉盤上，右手的拇指壓入土團的中心，另外4隻手指扶在外壁，左手則一邊慢慢轉動轉盤。這個動作是要在土團中間製造凹洞，做成粗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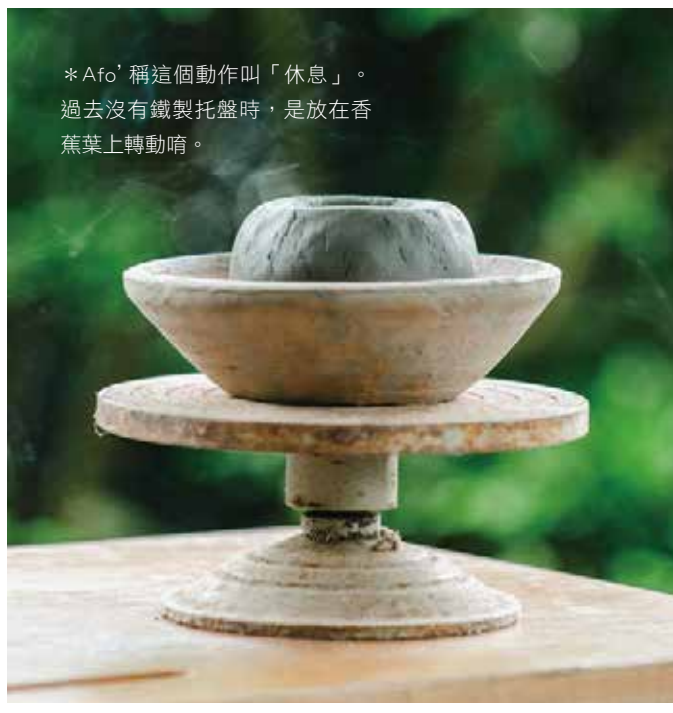




接下來是陶器捏製的重點，用手指捏出一樣厚度的陶壁。先把底部的口徑寬度捏出，接著是壁面。這個動作的困難之處在於只能用手指和眼睛感受厚度，無法使用工具量測。如果厚度差太多，厚的地方會乾得比較慢，燒製後容易產生裂痕。為了避免厚薄不一致，Afo' 的作法是捏到一定程度後，就將陶胚放到托盤上靜置*一段時間。

Afo' 的托盤也是太巴塌土製成的陶器，有吸水的功能。放置一會兒，讓托盤吸收土胚的水份、更加定型後，再觀察哪裡厚薄不均並捏勻，這個過程會持續好幾次。

*Afo' 稱這個動作叫「休息」。過去沒有鐵製托盤時，是放在香蕉葉上轉動唷。





確認陶壁厚度一致，接著一手按在陶壺內裡，另一手手持木板拍打陶壺外壁，讓陶器經過拍打而更加緊實（也可以用石頭頂住陶器內裡）。最後的修飾分成兩部分，一部分是指腹沾泥水，將細紋一一撫平；另一則是用鐵刷在陶器的圓口刷出紋路，接著鋪上一層土條，反覆用手和木板定型。



還有一種捏製法是「土條盤築」。先捏出底座，接著將土條一層層往上加，這種作法可以做出高度更高、弧度更有變化的陶器。



捏製完畢後可以用器具如木筆、刮刀、木刀等，刻出想要的圖紋，常見的圖紋有母愛、宇宙、海浪、和諧、羽毛、太陽等。如果要畫出連續的直線，則可以一手持木筆畫線，一手轉轉盤。





刻紋完畢，等陶器乾燥到一定的程度，就可以送窯燒製。「如果陶器摸起來還涼涼的，就代表還沒乾燥，」Foday 會將陶器貼到臉上：「陶器的乾濕是感覺得出來的，就像你可以分辨曬著的枕頭是否乾燥、可不可以收。」如果陶器含水量過高，燒製時會爆裂喔。

高溫與陶的對決

工作室以電窯燒製，作品擺好後開始調整溫度，Foday 設定讓電窯在第一個小時達到 100 度，以蒸發掉陶器多餘的水氣，接下來會花 9 個小時達到最高溫 1,050 度，他認為這個溫度會讓陶器顏色最好看。到達最高溫後，電窯需要靜置 48 小時降溫，接著就可以開窯囉！

電窯的溫度設定沒有固定，需視當時的天氣、想要的色澤做調整。大致上雨天燒的色澤會比較潤，而燒製溫度越高，陶器的顏色也會越深。



設置電窯溫度。



hewen 在自己做的陶杯底部刻上名字。

傳統燒陶是以草堆悶燒，在燒製前會先祭神，和取土一樣要向天神、地神、山神、祖先祈禱燒製順利。祈禱完畢開始布置燒製的場地，過往大多是在田邊空地，先向下挖坑，並一層一層依序鋪設稻草、稻殼、放作品，再鋪稻殼、箭竹、稻草、木頭，接著悶燒 3 天 2 夜，無時無刻都要有人顧火。由於燒製的過程會產生灰，落在陶器上會有燻黑的痕跡。



燒陶有個禁忌是不能吃地瓜，因為吃地瓜容易排氣，排氣的「破破」聲就像是陶器裂開的聲音，太大聲會引起製陶人緊張的情緒啊。



以陶破冰

拉近跨族群、跨文化的距離

這兩天製作不同陶器有什麼樣的觀察與心得？



最大的差異是今天學習用手捏出凹槽的技法，昨天做祭杯是分別製作一片陶板和一塊底座，再慢慢塑形，但今天是從一顆土團慢慢挖洞，可以讓陶器的狀態更挺。這種用手捏出凹槽的方式看似簡單，但「濕度」和「溫度」的掌控就非常重要。過程中我一直因為陶土裂開而有點慌張，我在想有可能是濕度不夠；另一個重點是溫度，因為表面不斷與空氣接觸，容易造成表面先乾、內裡還是濕的，所以外表會頻頻出現裂痕。為了讓內外乾燥的速度一致，就要把陶器捧在手心，用手的溫度蒸發內裡的水分。最後是「休息」的概念，捏陶不是一氣呵成，陶器必須經過適當的靜置，底部才會堅固，有了穩固的基礎，才能將陶壁往上塑型。

今晚和 Afo' 全家聚在一起喝酒聊天，這樣的場合常發生在自己的部落嗎？



對，像是我到部落訪談老人家，一定要帶酒，這就像是要借助老人家的口分享智慧，是個簡單的儀式。有酒的時刻就會有很多的話題，我們都稱作「會後會」。

這次課程對於之後回到部落找尋製陶文化有產生什麼想法嗎？



可能會先和部落長輩分享經驗，再和一些朋友討論接下來的行動。雖然這次學到製陶的方法，但製陶這件事對於賽夏來說，就算有聽老人家講過，也有相關的族語，不過現狀就是沒有陶的痕跡，讓我覺得這像是一個傳統，又好像是一件新的事情。之後回到家面對這類文化事務時，我必須非常謹慎，因為這是我好不容易找回來的一條路，這是我唯一的部落，也是我面對部落的責任。

你和 Afo' 在捏陶的過程有不少兩人世界的對話，有沒有想分享給讀者的部分？



Afo' 有提點我感情方面的事情，像是我們作為人婦，選擇這個男人作為伴侶，就會有必須堅持的地方。Afo' 分享經驗，「要找到自己的信仰。」這個信仰是廣義的，可能包含宗教、祖先，或是要相信自己對話的對象、相信自己想做的事情。

期待明天採野菜行程嗎？



非常期待，因為我對自然野菜相關的知識很缺乏，會想知道阿美族這種「野菜民族」是如何觀察植物。賽夏不像阿美族這麼厲害什麼都認得，我們會吃一些蕨類叫 baehko'，中文是擬德式雙蓋蕨，通常都是煮湯或川燙後涼拌，口感就像過貓，只是纖維再粗 2 倍。在我們部落的山裡也有很多黃藤，雖然過去有聽泰雅朋友說可以吃，但不知道如何食用。我對黃藤的印象是「很痛」，只有被它刺過的經驗，哈哈。



Afo' & Foday 面臨的阿美陶傳承困境

工作室成立於 2002 年，目的是傳承阿美陶。但 Afo' 這幾年只遇到一位有心想學的學員，只是那位學員因孩子年紀還小，沒辦法花費太多時間投入製陶，而大多數部落年輕一輩的人都是只想要體驗一下而已。

現在工作室承接花蓮縣文化局「洄瀾藝術扎根」計畫，開始對部落外的人推廣阿美陶，體驗的學員來自全臺各地，也有學員專程從澎湖坐飛機來學習。工作室預計明年起會到外地教學，短期目標是讓大家認識阿美陶、找回傳統草燒文化，遠程目標是把「太巴塌製陶」登記為無形文化資產，繼續推廣下去。







開窯啦！

大功告成

接著採野菜



第三天終於可以開窯了！花了近 40 個小時降溫，電窯仍透著熱氣，需要戴著手套才不會燙傷。打開電窯爐蓋，第一個映入眼簾的作品，是一盒盒粉橘色的陶珠。一層一層取出後更驚喜地發現，儘管是同一個窯燒製的，但每一項作品的色澤都有些許不同。Foday 分享，如果是更大型一點的作品，每一個部位的顏色也都會有差異，而且無法事前掌控，是窯燒的驚喜與樂趣。

Afo' 也提醒，開窯的時候記得抱持快樂的心情，在心裡謝謝祖先保佑作品。



陶器如祭杯、陶壺等因體積較大，需靜置數日待水分蒸發才能燒製，否則容易在窯內爆裂，因此能放入窯中的只有第一天捏製的小陶珠。大型作品圖片是 Afo' 與 Foday 以前的成品。





一行人來到 Afo' 和 Kimsoy 的田，這裡有各種阿美族會食用的野菜。雖然主要目的是採集黃藤，但沿路上 Afo' 信手就摘下不少野菜，像是龍葵可以解酒，也是加進泡麵的好菜。「牧草心在山上能幫助解渴，炒菜或涼拌也可以。」Afo' 補充。



龍葵



hewen 吃完野菜牧草心的表情。



Kimsoy 正在將黃藤切下。

再走幾步路，一整排的黃藤出現在眼前。黃藤是阿美族男性從小就要學會採集的野菜，透過採集黃藤，可以知道他懂不懂用刀，不會採黃藤可是會被笑的。而黃藤也是祭儀等重要場合敬老尊賢的食物，是上等的菜。



Kimsoy 示範如何削黃藤。

過去黃藤都要上山採集，因 Afo' 和 Kimsoy 年紀大了，便買植株種在田裡，想吃就可以採來吃。Kimsoy 提醒，因黃藤刺多又倒鉤，削皮要特別小心。這對第一次採黃藤的 hewen 來說，是等級略高的任務啊。



先將黃藤的尖刺處理掉再帶回家。

藤心帶回家後要立刻處理，因接觸空氣後的藤心容易氧化變黑，必須先準備一鍋水，用手把表皮剝除後，將白白的藤心切成一段一段泡進水裡。Afo' 分享黃藤是阿美族的珍饈，若小孩看到他在剝藤心都會很期待，「哇！今天的晚餐會很好吃喔。」



Kimsoy教hewen切藤心的刀法，且切完要馬上放入水中。



Afo' 拿出 **Koreng*** 準備蒸糯米飯。這個 Koreng 是 Afo' 自己捏製的，分成上下兩層，中間有小洞的陶板作為間隔，兩側有方便拿取的雙耳提把，外圍是象徵「海浪」與「母愛」的圖紋，如同 Afo' 為家人準備餐食的心意。

糯米放入 Koreng，再以快速爐加熱，不用半小時，2 公斤的糯米飯就已經蒸熟，導熱快也是陶器的特性。

今天的午餐有藤心排骨湯、醃豬肉、糯米飯等蘊含阿美族文化的食物。這趟旅程的目的雖然是學習阿美陶的製作，但最後能以 Afo' 一家用心準備的食材作為收尾，不只溫暖我們的心，口腹之慾也獲得很大的滿足。

不認輸、不會停繼續走我的路

開窯看到自己的作品有什麼感覺？



和土的颜色完全不一樣！燒完反而是粉橘色，有種從冷色調變成暖色調的感覺。把燙燙的陶捧在手心時，我在想這是花 2 天時間換來的，現代大量複製的陶隨手就能取得，要在當代傳承製陶技術真的不容易。同時可以理解，為什麼以前老人家會很珍惜他們擁有的東西，因為這些不是想買就買得到的。

第一次採野菜的感覺如何？



Afo' 在田裡採下的牧草心是我第一次聽到的野菜，就像 Afo' 說的，可以體驗一下「牛吃草」的感覺，牧草心吃起來很 juicy、非常解渴。再來就是削藤真的很不容易！這是我第一次拿鐮刀削東西，常常揮空刀，很糗。最困難的是每一支藤心的成熟度不同，所以需要的力量也不同，年輕一點的藤心較軟，相較起來好削些，不過很耗費力氣，我才削 3 根就滿頭大汗，可以想像 Afo' 他們力氣真的很大。回到工作室為藤心剝皮，露出白白的內裡，再用手折斷，這個過程其實滿優雅。藤心就像是外表兇猛，但內在軟脆的植物，之後回部落，我也想試著採探看藤心。

經過這 3 天，你覺得製陶的文化意義是什麼？



很多朋友認為東西會被淘汰，一定是因為不夠方便，或是沒有存續的意義。但為什麼要製作陶？我覺得最大的差別在於祭壺、祭杯上有圖騰，能夠述說這個民族的故事，如果這些被玻璃杯取代，圖紋的含意不見，族群的精神就會隨之消失。像是我們學到的和諧、母愛，都代表文化內涵與生活觀，陶不只是器具本身的價值，還承載很多文化。原住民沒有文字，我們要怎麼記錄我們的故事？很多時候是靠圖紋，圖紋會傳達很多東西。

有什麼話想對 3 位老師說？



感謝這 3 天的照顧。這次做了小的 Atomo，最後 ina 說：「希望有 Afo' 在裡面。」這對我來說有很多含意，不知道是指他的靈魂在裡面，還是他傳授給我的技藝在裡面，或是我這個人在裡面。ina 昨天有表演阿

美族命名的過程，雖然不是正式的命名，但這是我的福氣，我會當作是鼓勵的開端，希望我可以把今天得到的智慧和賽夏的耆老、青年分享，也期許自己如果在部落有什麼新的發現，也會回來跟他們分享。

一邊觀察老師捏陶，一邊調整我手捧著的小陶壺，老師不斷提醒我：「輕輕地、慢慢地捏，不要太快，用手去體會，體會土的厚薄度。」陶壺，或是手中的這塊土，只有透過雙手感受、認識它的厚度、濕度、硬度，才能駕馭它。過程中，我們不斷「撫平傷口」，撫平陶壺的裂縫，雖然我們面對裂縫一定會很緊張，但老師說這是必然發生的事，陶土容易因為延展與濕度流失而產生裂縫，「撫平它即可，不用擔平、延展、收斂緊實反覆發生的過程，對應到心理，我想就是當我們在生活中遇到困難，就面對它、處理它，是一樣的道理。當陶土被我們捏製到造型穩固、土質緊緻，我們的心理也達到平衡與完滿，這是很舒服的過程，真的很舒服。我相信老師在學習傳統文化，抑或是單純在創造的過程，必定得到相當大的生活慰藉。

這趟旅程我看到不同族群的共同問題，不管是賽夏族還是阿美族，都正面臨部落多數青年外流、不願學習傳統技藝，甚至對傳統文化技藝再次斷層，老師語重心長地點頭。綜觀原住民族文化傳承的問題，族群青年在哪？為什麼不願意學習自己的傳統文化？文化傳承難道真的需要靠外部資源？文化復振的必要性？這是回程路上我對自己的盤問，我們不分族群面對一樣的課題，希望藉由跨族群學習，觀看他人的解決方式，也反觀自己。

這次最大的體悟是「分享」，除了學習阿美陶的製作方式，也藉由老師口述，深入認識技藝背後的歷史脈絡與文化知識。老師總不吝嗇地說：「回去將今天所學的跟部落族人分享，試試看用自己部族的黏土，相互切磋。」這3天的相處，看見老師對文化的堅持與耐心、對生活的堅韌與勇氣，我帶著不捨與滿滿的動能，踏上回程的道路，感恩這次相遇的機緣，ma'alo'.

2022.06.07







交棒>>

